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一卷灤陽消夏錄一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一卷灤陽消夏錄一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80巷52弄16號4樓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網址：<http://www.tw-book.com>

出版日期：2014年8月30日

電子書定價：49元

ISBN: 9789869091107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灤陽消夏錄一

目次

- 原序／6
鄭序／8
詩二首／9
也是序／10
長生豬／12
書室之狐／13
黑煙學究／14
鬼詩／15
夢詩／15
鬼雄吟詩／16
呂四變蛇／17
周虎／19
李衛遇仙／20
為官無功即有罪／22
霹靂火／24
無雲和尚／25

狐女幻	25
理學之鬼	27
唐嘯子	28
輕薄孝廉	29
媚殺	31
刀筆吏	32
台灣驛使	33
張真人	34
經香閣	35
盛夏遇鬼	40
土神祠	41
魔術	43
莊壽	44
神仙牧童	45
羅洋山人	45
夢詩示命	46
小花犬	47
唐古柏	47
呂道士	48

馬語	50
惡言傷人	51
神譴	51
前定	53
罪大惡極	53
牆倒	54
幻術蹭蹬	55
胡維華	57
不共戴天	58
原來有鬼	60
駱賓王	61
桑有神	62
凶宅	63
女杏	64
貞鬼	65
艷色瘖鬼	67
第一卷 灤陽消夏錄一	
仿雕版新編	69

原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之。夫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瀉地，顆顆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無乎不在焉！文，其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為《六經》，固道所寄矣；降而為列朝之史；降而為諸子之書；降而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說，似無與於道矣。然《漢書·藝文志》列為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豈非以荒誕悖妄者雖不足數，其近於正者，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歟！

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嬾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

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則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眾，訛誤實繁，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為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為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

嘉慶庚申八月門人北平盛時彥謹序。

鄭序

河間紀文達公，久在館閣，鴻文鉅制，稱一代手筆。或言公喜
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今觀公所署筆記，詞意忠厚、體例謹
嚴。而大旨悉歸勸懲，殆所謂是非不謬於聖人者與！雖小說，猶正
史也。公自云：「不顛是非如《碧雲駝》，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
紀》，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冀
不見擯於君子。」蓋猶公之謙詞耳。公之孫樹馥，來宦嶺南。從索
是書者眾，因重鈐板。樹馥醇謹有學識，能其官，不墮其家風云。

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日，龍溪鄭開禧識。

紀昀 詩二首

千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煙雲過眼多。

擬築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以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

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也是序

清代紀曉嵐時常入戲，現代的編劇們喜歡他，於是人們都在電視劇中認識他，然而我卻是自小在書本裡，認識這位幽默的清代「河間才子」。

小時候愛讀鬼故事，記得也曾在夏天的夜裡聽廣播，有司馬中原講鬼故事，長大了也讀《聊齋誌異》，電影的鬼片和廣播節目的那些鬼故事，為何都在夏天上演呢？大概是夏天太熱了，人們不肯早睡，夜來無事愛亂跑，乾脆用鬼故事嚇人！亦或是夏夜聽鬼、看鬼，心裡面自會涼颼颼的，也就不覺得熱了吧！

中國歷史上的才子就屬紀曉嵐最好命，蒲松齡和金聖嘆都不如他，更別說唐伯虎或是其他人了。他寫的《閱微草堂筆記》狐怪最多，據說以前的中國，狐狸精很多，到現在也沒絕跡，所以狐狸精的故事到處都有。

西方文學的濫觴，也是從狐狸的故事開始，大家上網查找，可以找到中世紀的一本小說《Le Roman de Renard》這本書，《狐狸的故事》是西方人的文言文，都是故事與音韻取勝，原文讀起來優美極了，像在唱歌。中文也有這種魅力，然而現代人卻不懂音韻，只能看故事了。

既然只看故事，那麼我就把這半文言的《閱微草堂筆記》寫成白話文，但是絕非老學究的寫法，又是註解，又是逐字翻譯，那樣會失了閱讀故事的樂趣。

我嘗試將每一篇都當一個故事寫，每一篇都下標題，還將原文用古書的編排

方式排在後頭，重新打字仿古書排版，斷句審校一絲不苟，一方面讓人讀了有趣，同時也能回味原文之美，再對照比較，也許日後，大家也能自己寫故事。

古文有古文之美，音韻和用字遣詞，精簡優雅，說事說理都明白，古代典籍的雕版印刷，版面大方且天高地厚、行文行氣俱足，每一頁都留有餘地，是要讓閱讀的人寫寫眉批或是註解，中文古書的字體都印的大大的，近視和老花眼都能閱讀，內文簡潔有力，音韻鏗鏘，讀古文，真的不難。

文言文不難，絕對不像國文課本所寫的那樣難懂，反正這也不用背下來應付考試，無妨。

《閱微草堂筆記》統共二十四卷，還有一篇悼念長兒子的文章以及五則汝吉寫的故事，【易書閣】將陸續出版電子書二十四冊，用白話寫故事，會盡量忠於原文，雖然紀曉嵐先生有些說法，我讀了也是有些三不以為然，但是用白話文順寫也不能改原著者的意思，希望讀者也能詳讀原文，讀出自己的心得吧。

僅以這套書，送給成天看電腦螢幕，已經看到深度近視又老花眼的現代人。

長生豬

御史胡牧亭說過一件事，他家附近有人家養了一頭豬，每次見到鄰人老翁就瞪眼尖叫怒吼，或是奔突跳躍，一直想靠近他，還想要咬他的模樣，可那頭豬見了旁人，卻不會如此。

剛開始那老翁也很生氣，想買下豬宰來吃了，繼而回家一想，這樣做好像不太好，後來他終於想通了。

老翁說：「這大概就是佛經所說的宿世之冤吧！世上沒有不可解的冤啊！」於是用好價錢買下鄰人那隻豬，送去佛寺養，成了道院之豬，不用被送去屠宰賣肉了。

當老翁再次見到那頭豬，那豬居然願意讓老翁靠近，還肯垂耳低頭被他撫摸，再不復以往，一見到他就發怒的態度了。

我曾見孫重畫《伏虎應真》圖，有蜀人李衍題字，大意是說：

「修行高妙的人騎著猛虎，那姿態宛如騎著麒麟，那虎的天性豈是馴良的？只有心性超凡出世、能順應自然修行的至人，才能夠如此不怕異類，至人深知，天地間，有情者皆可親敬，彼此無須畏懼、提防或猜忌，在一起都能共同保有各自的本心。」這幅字畫，堪堪可以為此事做個註解吧。

書室之狐

河北滄州孝廉劉士玉家，有一間書室被狐妖佔據，白天都能聽見他與人對話，或是丟擲瓦片、石頭打人，但是都不見狐蹤。

平原地方，有一個官拜知州正五品的官吏董思任，他官聲好，聽聞這件奇事，自告奮勇跑去欲驅趕狐妖。當他正在劉家書室，振振有詞的敘述、分辯人狐有別之際，忽然從屋簷邊傳來朗朗的說話聲，他說：

「你做官，還算愛民，也不貪錢，所以我不敢拿石頭瓦片打你！然而你愛民乃是好名！你只想博得好名聲，並不是真的愛民，你不取錢，是怕後患無窮，你更怕拿了別人的錢疲於應付，所以我也不避你，還願意出來和你說話。你不要再多說了喔！你再饒舌多說，恐怕就要自取其辱了！」

知州董思任聽了，納納不能言語，狼狽的跑回去了，好幾天都不開心。

劉士玉家有一名粗使僕婦，行為粗魯且不甚聰明，劉家上下只有她不怕書室之狐，那狐也不對她投擲瓦片，甚至有時候還會和她說話，家人也問那狐，為何獨對那粗蠢的下人友善？

狐說了：「她雖然是粗使下人，可是她是真的孝順長輩之人，神鬼見了孝婦都要迴避，更何況我們？」

孝廉劉士玉於是將間書室給那粗使僕婦居住，狐妖居然就走了！

黑煙學究

愛堂先生說了一個故事，聽說有個老學究夜晚出去散步，途中忽然遇見以經死去的朋友，老學究一生為人剛直，也不怕鬼，他問亡友，要去哪裡呢？

那死去友人的鬼魂說：「我現在是陰間的小吏，到南村有公務，去勾人魂，湊巧同路了。」

學究與亡友的鬼魂就一起走，一人一鬼來到一處破屋。

鬼魂說：「這是讀書人的草屋。」

老學究問：「你怎麼知道？」

鬼魂回答說：「讀書人白天忙慌慌的，靈性都沒了，只有睡著了以後才清淨，靈性才得以顯出清澈光亮，胸中所讀之書，每一字都會放光，自自然然的從百竅放出，那光芒飄渺繽紛，如錦繡燦爛，如果學問像漢代的鄭玄、孔安國那樣的人物，或是文章寫得好，像屈原、宋玉、班固、司馬遷之輩者，那光芒萬丈直衝雲霄，能與星月爭輝；次一等人，則光焰只有數丈，再次者，只有數尺，以此遞減，最下等的讀書人，像油燈一樣，但是也能照亮一室，透光出窗外，人是見不著的，只有鬼神才能看見。這間草廬，有光芒，高七八尺，所以我知道，這裡住的，是個讀書人。」

老學究很好奇問亡友鬼魂：「我讀了一輩子的書，當我睡著以後，光芒

有多高？」

鬼魂囁囁良久才說：「昨天我經過你教書的地方，你那時正在睡午覺，我看見你老兄的胸中，有應考用的作文講義一套，練習文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都化成黑煙，籠罩在屋子裡，教室裡的學生們，都活像在濃雲密霧中朗讀課文，沒見到有一絲光亮芒，我沒見到，實在不敢亂說。」

老學究聽了大怒！大聲斥責亡友，那鬼魂居然大笑，消失的無影無蹤。

鬼詩

李又聃先生，曾經到北京附近的宛平相國廢園遊覽，見廢園廊下有兩首詩，其中一首：「颯颯西風吹破櫺，蕭蕭秋草滿空庭。月光穿漏飛簷角，照見莓苔半壁青。」另一首則是：「耿耿疏星幾點明，銀河時有片雲行。憑欄坐聽樵樓鼓，數到連敲第五聲。」墨痕淺淡，詩意也不像是活人的口氣。

夢詩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十七年，壬申年進士及第，選入翰林院，任滿以後，改當知縣，又改當教授之職，以病為藉口請辭，欲回老家

去。當時他還很年青，他夢見一人送他扇子，扇面上有三首絕句詩。

「曾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

「尺五城內並馬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金屈戌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

「蕭鼓寥寥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涼洲；春風荳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

詩的內容難懂，更是含糊其意，也不知都說些什麼，後來董元度真的歿了，詩句中所言之事也沒有發生，竟有些莫名其妙。

鬼雄吟詩

山西平定的孝廉王執信，曾隨做官的父親到陝西榆林上任，夜晚宿在野外佛寺的經閣下，聽見經閣上有人叨叨絮絮的在說話，像似爭論詩句，內心驚詫，這種地方少有讀書人，那裡來這些書生們論詩？況且也聽不清爽他們說話的內容，直到說話人的聲音到了經閣下，他這才聽的分明。

其中有一人說道：「唐彥謙的詩格調不高，但是『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這一句就好。」

另一人說：「我曾經有一句詩『陰磧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如果你不親到關外，絕對不知道這種景象。」

又一人說道：「我有一句詩寫道『山沉邊氣無情碧，河帶寒聲亙古秋。』」

我自認頗像邊城黃昏落日景象。」

這些論詩的人吟哦詩句良久，直到佛寺的鐘突然響了一下，居然寂靜無聲了！

天亮以後，王執信跳起來到處找看，只見經閣上門窗閉鎖，到處塵埃厚重。至於「沉邊氣無情碧，河帶寒聲亙古秋。」一聯，是他過了很久以後，才在總鎮任名華的遺稿裡見到，任名華擔任總鎮之職，是朝廷出師金川時，百戰而死的將領之一，另外「陰磧」一聯，他始終不知道是何人所寫的詩。即使這樣，能與任公之英靈同遊的鬼魂，想必也絕不會是等閒之魂。

呂四變蛇

河北倉州城南的上河涯地方有個無賴漢，名呂四，凶惡蠻橫，如狼似虎無所不為，人人都怕他。

有一日黃昏時分，他與同伴們在村子外納涼，遠處隱約有雷聲滾動，狂風夾著雨點，眼看著風雨就來了。

遠處有一個少婦好像為了躲避風雨，竟走入河邊古廟裡。

呂四對同伴們說：「去捉那個女人來姦淫。」

眼看著天都黑了，四野陰霾黝暗，大風不止，呂四率眾人迅速衝入黑暗

的古廟，猝不及防將少婦抱住，他還將大手掩住女人的嘴，防著女人呼喊，其他人已經迫不及待，互相寬衣解帶，動手動腳，脫了少婦身上的衣物！

此時銀藍色的雷電閃光，直穿入古廟破窗，電光火石中，呂四見那女人像是自己的妻子，急忙將大手放下，叫著妻子的名子，那少婦果然是自己的妻，此時暴雷炸響！他頓時感到天璇地轉。

呂四大為羞憤，捉起半裸的妻子欲將她扔下河，妻子大聲嚎哭，大喊的說：「你想淫人，卻讓眾人淫辱我，天理昭彰，你還要殺我嗎！」

呂四語塞，急忙找妻子衣褲欲遮羞，可妻子的衣褲，都已經被大風吹入河中，不可得了！徬徨無計中，呂四只好背著裸身露體的妻子，逃回家中。

天氣放晴了，烏雲散去，大風止，月光明亮，村子裡的人見了都笑了！紛紛上前問呂四，發生了什麼事？呂四無法言說，竟然跳河自殺了！

原來呂四的妻子回娘家，約期一個月才會回來，沒想到娘家遭了回祿，房屋都被燒光了，她只好提早回來，呂四不知還作惡！竟然自作自受。

後來，妻子夢見呂四來入夢，他說：

「我罪業深重，本應永墮地獄，緣於生前，對母親還算孝順，閻羅王判我去投生當蛇，今天要去投胎了。你不久就會改嫁，要善待新夫的長輩，陰間的律法，不孝罪最重，不要自跳陰間的油鍋啊。」

直到妻子再嫁那日，屋角有一條赤練蛇垂掛，垂首看人，似有依依不捨之態，妻子想起以前的夢境，才要舉手，霎時門外的絲竹鑼鼓聲響起，那條赤練蛇在屋椽上跳浪擗擲幾下，迅速消失了。

周虎

河北獻縣周姓人家，家中有一名僕人名叫周虎，周虎被狐所媚，二十多年與女狐如同夫妻一樣生活。

狐妻曾對周虎說：「我煉形已經四百多年了，與你的過去世有業緣當補足，一日不滿，則一日不得生天，緣盡了，我就會離開你了。」

有一日，狐妻的情緒變了，變得一會兒歡喜開顏微笑，一會兒泫然欲涕，她告訴周虎說：「這個月十九日，就是我兩緣盡之日，我已經替你相中一個女子為妻，到時後你就可以去聘取了。」

於是狐妻拿白金給周虎，也準備好聘女的禮物。從那日起，狐妻與周虎更顯親暱，日日形影不離，到了十五日，一大早，狐妻突然告別要離開，周虎奇怪，她怎麼提早要走了呢？

狐妻垂淚說道：「業緣一日不可減，也不能增，只是遲早能隨己所欲，我留著三日情緣，只為了保有再見你一次的機會。」

過了幾年，狐妻果然又回來了，她與周虎恩愛三日，離別時，狐妻哭的傷心，她說：「從此不再相見了。」

陳德音先生說：「此狐留有餘地，惜福的人就當如此。」

劉季箴則說：「三日後終需一別，當初何必保留三日？此狐雖煉形四百年，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臨事者不該是這樣的。」

我認為，這兩位先生說的都有道理，各有其定義，也是各有允當。

李衛遇仙

河北獻縣的縣令明晨，湖北應山人，曾想替一犯人申冤獄，然而卻憂慮長官不肯答應，疑惑未決之間，有個在儒門供職的斗官，人稱五半仙的人，與狐為友，他說，他那位狐友所說的小事多有應驗，明晨縣令就叫儒門斗的五半仙去問他的狐友。

狐友正經的說：「明公身為獻縣的父母官，審犯人應當問有冤沒冤？不該問長官答不答應，他不記得李衛制府說過的話了嗎？」

鬥五半仙回去復話，縣令明晨為之警醒悚然。

兩廣總都李衛少年時貧賤，他還沒當官以前，曾經與一位道士等待搭船渡江，正巧有人與船家爭執互罵，道士嘆息著說：「都快沒命了，還在討價

還價！爭那幾文渡船錢？」

不久眾人上船渡江，風大，吹的船帆轉逆不止，船都快翻了，剛才與船家相罵的那人，被亂轉的船帆掃中，墮江溺死了。

李衛心裡覺得驚異，後來見那道士，跳踏著奇異的步伐，口中念念有詞，大風隨即停了，少年李衛拜謝道士的救命之恩。

道士說了：「剛才那人墮江溺死了，那是他的命，我不能救他，你是貴人，自能逢凶化吉，這也是命，我不能不救，你何必謝我？」

李衛再拜說：「我領了大師的訓，終身可以安命了。」

道士說：「那也不盡然，人的一身窮達，雖說是應該安命，不安命，則到處奔波，與人競爭傾軋，無所不至。

這世人都不知情，貴如秦檜、李林甫等人，就算不去陷害人也能當宰相，而他們造孽只是徒增自己的罪衍，至於國計、民生之利害，那就不是命了！

天地生才，朝廷設官，是為了補救氣數，如果身握國家民政的事權者，或是達官貴人，都不做實事而只是論命，都以為自己命該如此富貴容華，那麼天地間，為何要讓貴人出生？朝廷又何必設官職？

諸葛亮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好壞，並不是常人所能預料或預見的，這就是聖賢的立命之學，你要有所認知才好。」

少年李衛謹受教了，也拜問道士姓名。

道士說了：「說出來要叫你驚駭了。」道士下船後走了，才見他走了十幾步外，竟然整個人消失無蹤。

縣令明晨想起李衛的故事，他於是對門斗五半仙說：

「那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吧。」

以前在廣東會城時，兩廣總督李衛曾說過這個故事，不知道那狐！是怎麼知道的？

為官無功即有罪

北村鄭蘇仙，有一日作夢，到了冥府，見閻羅王正在審問亡魂，有一個村子裡的老婦人，也來到閻羅殿，只見那閻羅王，居然有禮貌的向她拱手，還賜給她一杯好茶，命令手下小吏，趕快護送她到好地方投生。

鄭蘇仙偷偷問其他小吏：「那個農家老婦，她有什麼功德？」

冥吏回答：「那老婦人一生，都不曾有損人利己之心。利己之心人人都有，就算是有賢名的士大夫也一樣，然而利己就會損人，其中的因由，都是兩面相生，種種冤孽罪愆，有因必有果，以至於萬年臭名，流毒四海，這都是一念之間的事。」

這個鄉下老婦人，一生都能自制私心，就算是讀書講學的老儒，面對她也要慚愧失色，難怪閻羅王會加以禮敬了。」

鄭蘇仙這人，平生攻於心計，聽了這話，竟然心生警惕，醒了！

鄭又說：「那老太婆還沒到閻羅殿以前，有一個穿著官服的人，昂首大步而來，自稱是到哪裡，都只喝人家一杯水，鬼神之前，無愧於心。」

閻羅王微微一笑，說道：「設官職，是用來治理民眾，下至官驛看門的驛丞，都有利弊的來處，這是常理，如果不要錢就是好官，那麼坐在供案上的木偶，連一杯茶都不喝，豈不更勝於你？」

那穿著官服的人又辯稱說：「我雖無功，也無罪啊！」

閻羅王回答道：「你一身，處處只求自全，某獄某獄，你避嫌疑而不言，難道不是辜負人了嗎？某事某事，你怕煩重，竟也不肯抉擇，更不肯想法子舉措，豈非負國？國家設三年一次的考劾，為了什麼？你當了大官，既是無功，即是有罪！」

那穿著官服的亡魂用力跺腳，萬般後悔惋惜，剛來時還傲的很，後來卻沒了銳氣。

閻羅王看著階下懊悔打跌的官服者，徐徐的笑說：「難怪你要自負氣盛了，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還不失富貴容華，人前還是貴人。」

閻羅王於是命冥吏送官服者到轉輪王那裡去。

聽這兩個亡魂的故事，就知道，人活在世上，內心如何？鬼神都能窺知，就算是賢者的一念之私，亦不免被陰司責備，貴為宰相者，就算獨自一人待在自己家裡，動心起念，內心有所想，也不免被看的清清處處，冥冥天理，真的要信啊？

霹靂火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有個官宦人家裡的媳婦，從來都不曾有凶蠻無理、甚至爭吵之事。

一日，天空中突然雷電交加，雷電閃光劈破窗戶，頓時電光四射，大雷電光打中那婦人的胸口，穿心而過，電光從她左腋下穿出，登時將身體燒破一個洞，她的丈夫同時也被大雷劈中，整個背部到臀部，都被雷電燒的焦黑一片！

過了很久，他才甦醒過來，丈夫醒來見妻子死了！他看著妻子的屍體說：「我是性情剛勁，你和母親爭論也是有的；而你不過是私下訴苦，訴說自己的抑鬱之情，背著燈火，掩淚哭泣而已，為何雷要打你啊？」

因為人不知天津罪罰之重，以為只是私下說說沒事，這幽明是同理的啊！

無雲和尚

無雲和尚，不知是哪裡人，康熙中葉，掛單住在河北滄州河間的資勝寺，整天跌坐無言，人們與他說話，他也不回答。

一日，忽然坐上禪床，用界尺拍案一聲，竟逝去了！

人們看見案上寫了一首偈語：

「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

佛法與墨家相近，都是戒律嚴謹，兢兢業業的明白人，一生注重實踐、且崇尚兼愛非攻，這位無雲和尚卻近於楊朱，既不損人利己，亦不損己利人，更不認同周公和孔子之法，集天下之財奉養一人，還要說成那是仁民愛物之舉，讓世間人都生出煩惱來啊！

狐女幻

浙江寧波有一位吳姓年輕人，喜歡出入歌樓妓院等風月場所，後來竟和一隻女狐相好，但是他仍然改不掉逛妓院的嗜好。

有一天，那狐女對他說：「我能幻化各種姿態，你喜歡的女子，只要讓我見上一次，我就能變換成那女子的模樣，不論你想見誰，喜歡誰，只要想著，我就是她了。」

這比你用千金去買還要方便，既不費錢鈔、又不必去妓院，豈不更好？」吳生叫牠試著變化，成為其他女子，果然立刻如真，毫無分別，於是他便不再去逛妓院了。

吳生曾對狐女說：「抱著妓女歡悅過夜很愜意，可惜，都是你變幻的，縱然變的再相像，感覺上，總是有些不真實。」

狐女說了：「就是這樣的啊！要不然呢？聲色之娛，雖然絢麗熱鬧，卻極其短暫，我那裡是像誰才能幻化成誰了呢？

當然那也只是皮相一樣而已啊，可就算是你最喜歡的妓女，她也是幻化來的啊！所以我才能變幻成她們的模樣，可卻不能內裡也一樣。當然這也不是誰就特別了，那怕是我，那也是幻化而來的。

千百年來，名姬、豔妓都是幻化。白楊綠草、黃土青山，那裡不是歌臺舞榭？天地間，它就是個大舞台，與女人交合和埋葬美人於地下，都沒有什麼分別，《別鶴》和《離鸞》唱的就是與愛人的生離和死別！

她唱一曲引人傾聽，你就伸臂引美人入懷，就算是兩情相悅在一起，那也是很短暫的啊！一個月？還是一天？最後還不是都要分離？

男女在一起，最多也不過數十年，終究要死別，都會散了。這與片刻暫遇而分離，還不是都一樣？人到了生命的盡頭，終究都要放手，難不成有愛

慾就不同了？還不是轉瞬都成空了。

倚翠偎紅，美女在懷，就算是你愛不釋手，不也是春夢一場？

就算是情緣深厚，終其一生都在一起，然而美女會老，滿頭青絲漸成白髮，一個人，也不是一生都不會變，早就不同往昔了。

就算當年是眉目如畫的美人，也會老了，不同了，那也可以說成是幻化！你可以說，因為我像某人，又能隨即變幻，還要說感覺不真實了呢？」

吳生聽了狐女的長論，似有領悟，幾年後，狐女辭別，離開他了，吳生竟然從此不再涉足青樓妓館，與妓女們狎玩了。

理學之鬼

交河汲孺愛和青縣張文甫，兩人皆是老儒，一起在獻縣教書。

這兩人曾一起在南村北村之間散步賞月，當兩人走到授館稍遠處，人跡少了，荒原無人寂靜無聲，唯有雜樹林黝暗如濃墨，四野荒草瀟漫。

張文甫覺得恐怖，欲返身回去。

他說：「廢墟和墳墓最多鬼了，不可久留。」

隨即有一個老人拄拐杖走來，向兩人作揖行禮，也請他二人席地坐下。

老人說：「世間哪裡有鬼了？你們沒讀過晉朝人阮瞻的無鬼論麼？二位

皆是儒者，怎麼會相信佛家的妖妄之說？」

隨即老人開始論起程頤、朱熹的「一氣之學」，他反覆述理，條條都有證明，說的是詞條流暢。二人聽了，也都首肯認同老人，竟一起讚嘆起宋代儒者的真知灼見，還互相酬對應答，竟忘了問老人姓名。

適巧有大車數輛，遠遠的來了，拉車的牛鈴錚錚有聲，老人振衣急起說：「泉下之人，沉寂太久了。如不說無鬼之論，不能留兩位作徹夜之談。現在要走了，謹告訴你們實情，請不要太驚訝而看不起我啊！」

就這樣一會兒工夫，那老人竟然消失了！

那附近少有文士之墓，惟董空如先生墓在附近，或許那老鬼·就是董先生的鬼魂吧？

唐嘯子

河間有個學生姓唐，唐生好戲弄侮辱人。直到現在，當地人都還知道這個人，大家都稱呼他「唐嘯子」是也。

當時村塾裡有個教書的老師，最喜歡說無鬼論，他曾說：

「晉代阮瞻遇鬼，他真的遇鬼了麼？那都是僧徒們妄造流言、語耳罷了。」

有天晚上，唐生跑去老師住房外，朝他的窗上灑土，還敲敲老師的窗戶，故意嗚嗚的發出聲音。

老師大駭，問：「是誰！」

唐生說：「我乃二氣之良能也。」

老師大為恐怖，鑽到棉被裡簌簌發抖，還叫來兩個學生和他一起，守了一整夜，第二天，老師萎靡不振，下不了床了。

朋友來看他，他只是呻吟著說：「有鬼……。」

後來學生裡有人知道是唐生所為，沒有人不鼓掌大笑，但是從此以後，那裡真的有鬼魅作怪，丟磚塊、瓦片，天天都有鬼來搖窗拍門，無所不為。

剛開始，大家還以為是唐生幹的，仔細觀查，真的有鬼魅！老師不勝其煩，竟然跑了！

大概是老師驚嚇過度，後又內心慚愧，氣餒了，狐魅趁他氣餒而入，妖異都是人招來的，就是這樣了。

輕薄孝廉

在天津有個孝廉，和幾個朋友一起到郊外踏青，都是些輕薄青年人，見到柳蔭下有少婦騎驢走過去，居然欺她單身無人相伴，呼叫眾人追逐那落單

的少婦，人人都在尾隨驢後調笑她，人大說輕薄話，想引逗少婦回答。

那少婦都不回答，拿鞭子打驢，快步走了。

眾人不捨，更是追隨在後，有兩三人的坐騎腿快，先追上了那個少婦，少婦居然停下來，下驢就地，溫柔的和那先到的青年人說話，模樣看起來好像很歡喜的樣子。

不久那孝廉與其他友人也追上來了，那孝廉一見那少婦的容貌，居然是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並不會騎驢，那一天更沒有理由到郊外啊！

那孝廉又疑惑又忿怒，竟然上前去開口責罵妻子！

妻子也不生氣，依然笑語如花，和那一群輕薄青年調笑，孝廉內心憤恨之氣澎湃洶湧，竟然抬手就往妻子臉上擱去！

妻子居然飛快的跳上驢背，換了一個人樣，手裡拿著鞭子，指著孝廉和那些輕薄的人說：

「見到他人婦，就百端狎昵猥褻；見是自己的妻子與人調笑，就怨怒難消，你讀聖賢書，連一個恕字都做不到，拿什麼掛名補官？還是個孝廉？妄想！」

那少婦將那孝廉和他的朋友們數落個夠，逕自騎驢走了，孝廉面如死灰，和眾人在路旁僵立良久，人人動彈不得，竟不知道那女子是什麼妖精？

媚殺

德州田白巖說了一個故事。有位滿州的固山額真，都統之官職，行經雲南貴州之間的山區，見到一個道士出手捉住一個美女，還用力將她按在大石之上，舉刀正要挖剖那美女的心！

那美女見到有人來了，驚呼乞求，大喊救命！

都統迅速拍馬而上，驟然靠近、跳下馬，揮手隔開道士的手，那美女嚎叫了一聲，竟然化成火光飛逝無蹤！

道士懊惱頓足，道士說了：

「你敗了我的事了，這隻鬼已經媚殺百人以上，我抓她、殺她，就是要為人除害。她取精已多，都百歲了，也能通靈，如果只是尋常的斬首，她還是能遁逃，所以必要剖心，她才會死，你今天放了她，將會後患無窮啊！

惜一虎命，縱虎歸山，不知道深山裡的麋和鹿，和將來死在虎牙之下的生靈，都不知會有多少？」

道士將匕首放入匣中收好，恨恨地走過溪澗，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這大概是田白巖要借故事說寓言吧。

這正所謂一家哭？還是要一路哭？

那都統的作為，就好像官衙裡的一種官吏，想當然爾的自以為是愛民，

卻生出了許多後患，那種自以為正義感十足的官吏，看上去也像個忠厚人，卻喜歡依喜好制定法令，他們都自以為是做了陰功，積陰德！殊不知，他們這樣胡來，卻是害苦了老百姓，賣兒賣女兒的有之，賣老婆的都有！

這一切都是因為，會當官的人只會讀書卻不懂民生，也不會做實事，更不會深思熟慮的緣故，可是這種人，怎麼一直都學不會？還不改呢？

刀筆吏

河北倉周獻縣有縣吏姓王，筆下如刀，擅寫訟文，會兩面巧取訴訟人的錢財。然而每次拿到了錢財，總有意外之事發生，將他巧取來的錢財耗光。

獻縣城隍廟的道童，夜間在廟裡走廊走過，隱約看見，有兩個像似文職的官吏對坐，手裡拿著帳簿，像在對帳，還說話！

其中一人說道：「他今年所存多了，該當用什麼辦法銷去呢？」

那說話的人才在沉思，另一人卻說了：

「一個翠雲就夠了，無須拐彎抹角。」

在城隍廟，往往容易遇見鬼，那道童早就習以為常，不以為怪，只是不知道翠雲是誰？也不知道那兩人是在算計誰？

不久獻縣來了一個妓女翠雲，那王姓縣吏驚為天人，竟然愛不釋手。他

在妓戶散盡千金買翠雲，那妓女翠雲隨後又染上惡瘡，王姓刀筆吏更是請醫診治，照顧有加，直到翠雲惡瘡痊癒了，可是竟然花光了王姓縣吏的所有積蓄。

曾有人替他算過，王姓縣吏生平斂財，在知名的訟案上，對提告者和被告兩邊，都要索取金銀，總值不下三、四萬兩黃金。

過了不久，王姓刀筆吏竟然發狂猝死，他死後，竟無錢買棺材殮葬。

台灣驛使

陳雲亭舍人說，有個皇家侍衛為驛使，要從京城去台灣，路上宿在驛館。到了晚上，住宿的房間外有人丟擲瓦片，瑯然有聲，甚至都將瓦片扔到他枕頭邊了，他大聲叱罵：「哪裡來的妖怪？竟敢侮辱天朝使節？」

窗外忽然有人聲回答他，說：

「公祿命貴重，我躲都來不及了，怎敢靠近？更何況被你罵了，都會遭神靈譴責，我內心實在害怕，不安的很呢。」

可是今天你睡了，卻心生邪念，你看上驛卒的女兒，想著來日要納為妾！人心一動，鬼神都知道，你以邪念召邪祟，不能怪我！我扔瓦片警告你，你為何要生氣？」驛使聽了大為慚愧，天沒亮就急忙整裝走了。

張真人

御史葉旅亭的宅子裡，忽然有狐怪白天說話，逼迫葉旅亭搬家，讓出宅子。狐做怪，每天擾擾嚷嚷，戲弄家人，有時杯盤凌空飛舞，有時木几、臥榻自動移位。

葉旅亭把怪事告訴張真人，張真人叫法官書寫符咒，誰知那符咒才拿回家，一展開就裂了！

葉旅亭又拿回城隍廟的牒文，竟連城隍發出給鬼魅的公文都無效！

法官說：「必定是天狐，非建道場向上天拜章不可。」

於是在宅子裡建道場拜七天，拜章到了第二天，那狐怪還是粗野的大罵不止，一直到了第四天，他才客客氣氣的來請和。

張真人回答狐怪說：「已經拜章了，公文送達天聽，已經追不回來了。」

拜到了第七日，忽然聽見有格鬥的聲音，大宅裡的門窗破散、掉落一地。直到黃昏還沒停止，法官又寫檄文，召請其他神仙來相助，這才抓住那狐怪。張真人用隻大肚子，裝了狐怪，埋到廣渠門外。

我曾問過張真人，是什麼緣故能驅役鬼神？

張真人回答說：「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緣故！我只是依法施行，大概鬼神都受到印的管制，而書寫符籙，都由法官掌管，真人就像是官衙裡的長官，

而法官就像衙吏，真人沒有法官，則不能書寫符籙，符籙若沒有法官和真人之印，那符籙也就不靈了。

此其中也有靈與不靈的，就像是各官司的文移章奏，或批准了，或是駁回了，就算發出公文，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必須去做。」

張真人這話頗為合理，我又問他，倘若在空宅或深山中，猝然遇到精怪鬼魅，真人你還能制伏嗎？

他說：「就像大官經過地方，劫匪強盜自然會迴避，躲起來避風頭。倘若無知的鬼怪猖獗，突然來冒犯，就算是手握兵符的大官們，也是會徵調將官兵丁不及，一時間，也是無可奈何啊！」

張真人說話頗為老實，然則一切神奇的傳說，都只是附會的吧。

經香閣

運使朱子穎說，他在山東戍守泰安的那些日子，曾聽說，有個讀書人到岱岳的深山裡，忽然聽見石壁裡有人說：「那裡飄來的經香？這裡怎會有以經轉世的人來呢？」

那石壁戛戛震動有巨聲，居然從中間裂開了！

如貝殼一樣鮮白的玉樓和儀門湧現山頂，還有耆老穿著儒服，看起來像

大官的人來迎接他。

那個士子大為驚駭！問來者：「這裡是什麼地方？」

來人說：「這裡是經香閣。」

讀書人就問：「經香閣？有什麼意義嗎？」

來人說了：「這說來話長，你請坐，聽我講。」

以前孔丘刪定詩書，用以垂教萬年，用譬喻的方式說大義，代代傳授下去，漢代的儒者距離古代還不算太遠，考據註解，還能領略先聖孔子的心意，那時候的人啊，純樸未染習氣，也沒有聚黨爭名的習慣。只是各自傳教師父的學說，各家都能追朔師承來源。

直到唐代，斯文未改，再一直到北宋年間，儒者才統一註解了十三部，那真是經典啊！先聖人孔子頗為嘉許呢。那是起因於，當代儒者憂心讀書人新解經典人人不同，更怕經典成為絕學所做的大事，他們蓋樓閣，放置這些經典。

中間這幢樓閣，收藏最初的經典，書函皆用五色玉製作，這是遵從聖教之禮；至於南邊這一閣，是歷代官家發行的刊本，用白玉製為書函收藏，為了表彰歷代帝王的功勞；

左右兩邊則是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書，必取初版最精緻完好的，按

年代時間，收置在那樓閣上，用蒼玉為書函，這是獎勵考校古文的學者們的勤勉，你看這書函，都東西面向，安放的很好，還用珊瑚做成書簽，黃金打造成鎖鑰。

你再看那東西兩廡，用沉檀木為几案，錦繡為坐墊，諸大儒之神，每年來一次，視察這裡，全都一起列坐於此。

最後面的那三間樓房，則是唐代以前諸儒寫的經義，佚失了就加以編纂、組合，收為一庫。從此以外，就算是著述等身，文名冠代，聲名遠播的讀書人、著書人，總是任由他們將自己的著述，自行藏貯名山，都不能放進這裡被收藏了，這也是先聖人之志。

這裡的書，每到晚上的子時、中午的午時，每一字、每一句都會散發出濃濃的香氣，所以題名為「經香」。

一元運轉順行，天地二氣相感，陰起於中午，陽生於子時的夜半，聖人的心意與天地相通，諸大儒闡述聖人的道理，其精到奧妙也與天地之氣相通。所以能互相感應。然而一定要傳給學者才能明白感應，其他人都不行。

世間的儒者對於這十三經，有人日夜鑽研，有人一生依靠它，或是字字鍛鍊，苛求義理，百般揣摩字義，那都是由著讀書人的天資或是性情，人人的見識不同。

你四世之前曾是雕版刻工，曾經親手雕刻《周禮》半部，餘香猶在，所以我知道你來了。」

於是那人就帶著士子參觀經香閣，還有聖人們讀書的東西兩廡，款待他喝茶吃果子，送別時，老儒者說：「君要自愛，能來這裡不容易啊。」

士子走了，回頭看來處，只見萬峰插天，杳無人跡。

我認為，這個故事太荒誕了，怎會有這樣的寓言故事呢？這會是一個引起儒生們互相攻訐、又互相貶抑對方的故事。

漢代儒者專講究施承學，句句考證來處，宋代儒生講究義理，說的又是微言大義。人們都以為漢學粗而宋學精，然而，若沒有漢代的考證，何來宋儒的義理之說？若是兩相詆誣誹擠，輕視對方，這未免也太矛盾了？

儒學至今已顯學，怎麼有人坐車上，還要罵先前推車的人？這又像是眾人一起渡過迷川後，還反身燒了寶船！這樣的故事，會使有心人攻訐宋代儒學，經典的爭論，會死灰復燃啊！

我撰寫《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文中有言：「宋儒之所以攻擊漢儒，並非為了說經起見，只是為了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所以攻擊宋儒，並非說經而已，最大原因是不平宋儒詆毀漢儒，一切都與經書內容毫無關係。」

唐代韋應物的詩寫道：

「水性自云靜，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就能形容這種現象。水的本性是寧靜的，石頭也從來沒有聲音，為何激水拍石，聲聲如雷，轟動之聲，要驚動山林了呢？

《易》自從曹魏時代的王弼註解後，才改變之前的謬誤和舊說，為宋代儒者提供了基礎，宋儒不會攻訐他，《孝經》原來就詞意淺顯，才會引起宋儒紛爭不已，只因為那是用古文說當代的事，根本無關宏旨，暫時不討論了。

至於《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等書的注疏，都根據古書之義，絕不是宋代儒生所能寫出來的。

《論語》、《孟子》，讓宋代儒生用畢生之力，字字斟酌索引解釋，就算是漢代大儒再生，也寫不出來那樣的道理。

況且漢儒注重師承，自有門戶和淵源，宋儒崇尚心的領悟，最是深入解釋。漢代儒者或是拿著挖掘出來的舊文，過於相信那些竹簡，宋儒則是憑著感覺走，想像、猜測，想當然爾，勇於突破。

這兩種方法若都來計算得失，也只是打平手而已。

只是漢代儒者讀書，若不會考古，不能說明出處，是無法寫上一句；宋代儒生，則人人都可以憑空想像，隨口就說寫了。

這裡面當然良莠不齊，難怪有人討厭這樣的說法，想要嗤笑出處之可議，

竟要用這種虛構的故事來譬喻！這也並非沒有原因的啊！

盛夏遇鬼

戶部司農曹竹虛說，他族裡的兄長自安徽歙縣欲前往揚州，途經友人家，當時正是盛夏時節，友人請他到書屋坐，書屋清涼，他想，晚上就睡在這裡吧。

可是他的友人說：「這書屋鬧鬼，晚上不好住人。」可族兄曹某非要在此書屋過夜不可。

半夜裡居然真有東西從門縫蠕蠕而動，像張薄紙，慢慢的擠入室內。薄紙到了室內漸漸展開，慢慢的變成了人形，乃是一名女子。

曹某毫不畏懼，那女子突然披頭散髮、口吐長舌，變成一個吊死鬼狀！曹某大笑：「還是頭髮，只是有些凌亂。」

吊死鬼技窮，突然消失不見。

曹某繼續趕路，歸途中，天晚又到了另一居處停宿，到了半夜，門縫又有東西來蠕動了！曹某不屑的大聲說：「又是敗興的鬼物嗎？」

那蠕動之物，竟不敢入內了！

這曹某人的性情與竹林七賢中的嵇中散類似，都是臨事鎮定容色不變、

心膽俱強之人。

曾聽說虎不吃酒醉之人，是因為醉酒的人不知害怕，無恐懼之心。恐懼使人心亂，心亂則神渙散，神渙散則鬼物得以靠近；無有恐懼之心則心定，心定則神全，神全則鬼物或戾氣不能相干。

晉代的嵇中散也是當事人，他當時就宣稱：「只要是神志清明的人，連鬼物遇見了，都要慚愧而去呢。」

土神祠

董曲江說，默庵先生為總漕，是總管漕運的二品大官，他的官署衙門裡有土神、馬神二座小廟，土神還有配祀女偶像。

默庵先生的小兒子平時就自恃傲慢又無禮，他說土神是鬚鬚滿面的老人，不該有豔麗的女偶為配祀，那馬神像年輕，正好與女偶相配，於是他竟然將那女偶移到馬神處，竟隨即昏迷仆倒在地不省人事！

默庵先生聽了這事的緣由，親自到小廟祈禱，再將女偶移回土神處，他那個小兒子才甦醒過來。

又聽說河間學署裡也有土神小廟，也是有配祀女偶，有位訓導官員說，學府裡不可以有婦人的偶像，還在他處另建了一座小廟，他將土神和女偶像

遷出。

土神藉由那位訓導官員的小孫子的口對他說：「你的理由雖正當，卻是有私心，你正想擴建宅子，我不服。」

當時那訓導官，正在對學生們侃侃而談古禮，被當場說中心事，大駭！一直到任期滿之前，都不敢再住在署裡。

這兩件事，實在相似極了，有人說：「訓導以禮為由要遷土神廟，受到的處罰甚輕，只是暴露他的心事，而默庵先生的小兒子褻瀆神靈太甚，當然要受重譴。」

我認為默庵先生的小兒子，是年經人的怪誕心思，那訓導官則是內夾私心，為了自己的利益，還假借公義之名，讓人無言以對。

土神還能用這種方法暴露人的惡行，人只能憑藉律法端正人的行為，《春秋》一書的故事，專門發人私心，是誅心之書，那個訓導，真應該受到重遣才對。（著者認為，文中的土神應該就是土地公，所以有土地婆婆陪祀。）

魔術

戲術就是現代人熟悉的魔術，都是手法快捷，眩人眼目的戲法，然而也真的有搬運之術。

我還記得我小的時候，住在外祖父雪峰先生家，見過一個術士把酒杯放在木桌上，張開手掌慢慢的捫著酒杯，那酒杯居然陷入木桌裡，杯口與木桌面齊平。摸著桌面下卻不見杯底。過了一會兒，取出酒杯，桌面如初，這或許是障眼法。

又有一次，那術士又拿了一大碗的魚膾，拋向空中，那一大碗魚膾居然不見了！叫他取回，他居然說：「不行了！那一大碗魚膾，已經在書房的畫廚抽屜裡了，要你自己去拿回來。」

當時外祖家賓客很多，客人還帶有隨從，連同家人，進進出出，書房裡多有古器，早就關的嚴密又上鎖了。況且畫櫃的抽屜才兩寸高，那隻裝魚膾的大碗可是有三四寸高，絕對不可能塞進抽屜，我當然懷疑他胡說。

我找家人拿鑰匙開書房，那隻大碗居然在桌上，已經換裝了五枚佛手，原來放佛手的盤子換裝了魚膾，就藏在扁扁的抽屜裡，這豈不是搬運之術？

沒道理的事居然發生了！類似這樣的事情，也是有道理的吧？狐怪山魅能盜取人的物品也就不奇怪了。

還有人能禁治狐怪山魅，就更不奇怪了，既然能禁治就能役使，既然能盜取他人之物，也可以代人取物，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莊壽

以前在我家有個僕人莊壽，他說過一件怪事，他說：

「我以前在某官作僕役，有一天，天快亮的時候看見一個官員來了，又有另一個官員隨後也來，兩人好像很熟識，兩人好像互相交換什麼隱密的消息，隨即又都離開了。」

主人要出門了，命我們駕車隨去，一行人出去，到了黃昏才回來，人馬都累壞了。早上來過的那兩個官員又來了！在室內燈下交頭接耳，又點頭或搖手，有時候眉頭緊蹙，或是輕輕拍手似讚嘆！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商議何事？

巡夜的人敲著榜鼓，二更了，我遙遙聽見北窗外有吃吃的笑聲，室內那兩人卻沒聽見，我還在疑惑中，忽然又聽見有人長長的嘆息了一聲！說：「何必如此？」

這時，室內的那兩人和主人都聽見了！驚覺過來，開窗急看。

不久前才下過一場毛毛雨，外面的泥土地上平整，毫無人跡，他們都懷疑是我說夢話，一時警告我，不要偷聽他們說話，我避到南邊的牆外花架下，可當時我實在沒睡，也沒說話，那究竟是什麼事？到現在還是想不明白。

神仙牧童

福建永春有位孝廉邱二田，偶然在前往九鯉湖的路途中，停下來休息，遠處有童子騎牛跑過來，跑的還蠻快的，那牛跑到小土堆前停下來，騎在牛背上的童子朗聲吟念：

「來衝風雨來，去踏煙霞去。斜照萬峰青，是我還山路。」

孝廉邱二田正奇怪，這山村野外的小童子，怎會吟念著這樣的好句子？

正想句子之意，又想去問那騎牛的小童，誰知那一童一牛竟在半里外，隱沒在杉檜林裡，不知道是神仙遊戲，還是鄉塾跑出來的小孩，聽過別人唸過的詩句？

羅洋山人

教諭林霽，莆田人，從臺灣任滿北上回京途中，車走到河北涿州南，快要到京城了。

途中也要休息，到了此地，他才剛下車，轉身就看見破屋牆外，有人用破瓷的鋒利邊緣畫寫一首詩：

「驟網隊隊響銅鈴，清曉沖寒過驛亭。我自垂鞭玩殘雪，驢蹄緩踏亂山

青。」落款寫：「羅洋山人。」

林霈讀了，自言自語的說：「這詩，小有意境，景致也好，羅洋是在那裡呢？」

破屋裡有人回應他說：「看起來好像是湖廣人。」

林霈走到破屋裡找說話的人，只見那殘敗的破屋裡，只有厚重的灰塵和枯敗了的樹葉，他自知是遇見鬼了！心裡有些驚惕，很快的上車走了。

從此以後，他內心鬱鬱、身體不適，過沒多久，竟然歿了。

夢詩示命

景州李露園，名基塙，康熙五十三年舉孝廉，那一年歲次甲午，是我同僚的女婿，博學雅致，擅長作詩。選官的次日，他作了一個夢，夢中他寫了一聯句子：「鸞翻嵇中散，蛾眉屈左徒。」

醒來後，自己竟不能了解其中之意！後來得了命令，是去湖南當個小官，竟然在任上歿了！那地方，正是古代詩人屈原行吟澤畔的地方。

小花犬

先祖母張太夫人生前，曾養過一隻小花犬，群婢討厭牠偷肉吃，偷偷的

把小花狗給扼殺了！

其中有一名婢女，名柳意，時常夢見小花犬來齧咬他，她若睡覺，就說夢話。

太夫人知道了，說：「群婢一起動手殺小花犬，小花的冤魂為何獨獨來咬柳意？這一定是柳意也偷肉吃，小花狗不服。」經考問後，果然如此。

唐古柏

福建汀州的考試院，堂前二株古柏樹，據說是唐代時候到現在，人們都說有古柏有神。

我上任那一天，衙吏說，我應當祭拜它，我說，木魅不為害，有神無神，聽聽之就好，又不是正規的祀典，使者不應當拜樹。

那雙古柏樹長的高大，枝葉森森，樹幹高聳，隔著幾棟房子的屋頂外，還能看見它。

那一夜，月色明亮，我在庭院中漫步，正走上石階之時，仰頭看見樹梢上，有兩位紅衣人向我拱手作揖，冉冉淡去，不見了！

我呼叫師爺出來看，還依稀可見。

第二天，我到古柏樹前，依次向兩株古柏樹作揖答禮，也寫了一幅對聯

刻在大門上。

「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

這件事頗為奇異，袁枚將此事寫入他的著作《新齊諧》中，所記有些差異，那是因為傳聞之誤啊。

呂道士

德州宋清遠先生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使幻術，曾作客蘊田山司農家，當時正值田家的朱藤花盛開，賓客雲集一起賞花。

有一個俗士，言詞說話粗鄙猥瑣，還喋喋不休，實在叫人掃興。還有一少年，性情輕浮跳脫，最是叫人討厭的是他的輕薄。

賓客中有人要他兩人別多說話，那兩人竟然不滿的揮手抬肘，還要爭辯，一個老學究出面說和，想要和解氣氛，可是那兩人居然更不服氣了！老學究也滿臉不高興，三個人都生氣了，滿座賓客也為之不樂，大家都高興不起來。

呂道士在小徒弟耳邊，悄聲交代去拿紙筆來，他連續畫了三道符，那三人居然跳起來，滿院子繞行，走來走去。

那俗士快步走到院子的東南角，一個人獨坐，喃喃自語。仔細聽他說話內容，他竟是在和妻、妾說家事！他一會兒左右回顧，像在和解雙方，一會

兒容顏鬆懈，像在自辯，一會兒又作似自責引罪之態，還單膝下跪！接著兩膝都跪地不起來了，還頻頻叩頭不已！

再看那輕薄少年，則坐在西南隅的花欄上，流目送盼，對著空氣拋媚眼，還妮妮軟語說話，一會兒嬉笑，一會兒謙謝不已，還低低的唱起了《浣紗記》，伊伊叻叻的唱，兩手還要自動按拍，只見他滿面滿身，都是妖嬌、冶蕩之態。

老儒則端坐石凳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字剖析、句句講解，還指揮顧盼，好像與四五人對話，忽而搖手說不是，忽而瞪大眼睛說，還不了解嗎？咯咯的像個患癆病的人一樣，咳嗽不止。

在座的賓客駭笑！呂道士搖手，請眾人不要笑那麼大聲。酒喝得差不多了，呂道士又焚了三道符，那三人才停止，茫然端坐，少年先醒過來，宣稱自己不知不覺喝醉睡著了，謝無禮，眾賓客忍著笑，漸漸散了。

呂道士說：「這只是小術，不足道。唐代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就是用此符法，當時人誤以為真神仙，迂儒又寫成妄語，都是井底蛙罷了。」

後來在旅舍，呂道士竟用符，攝去一個旅經該處貴人妾之魂，妾甦醒後上車，認出了路逕和門戶，告訴了貴人，貴人急忙派人捕捉，呂道士已經逃跑了。這大概就是《周禮》之所以禁止人民怪力亂神的緣故。

馬語

雍正十三年，新疆吐魯番交河的老儒汲潤礎，要去省城參加鄉試，晚上到了石門橋，客店都住滿了人，唯有一處小房間，窗子緊鄰馬廄無人肯住，他只好住下了。馬廄群馬到了晚上，跳踉吵鬧，真讓人不得安睡。

夜半，投宿的人都睡了，他忽然聽見馬廄裡的馬說話了！

汲潤礎愛讀雜文，記起宋代人寫的雜文中，有牛說人話的故事，他知道這不是鬼魅說人語，於是屏氣凝神，仔仔細細的側耳聽著。

其中一匹馬說了：「今天才知道忍饑挨餓之苦啊！上輩子做了太多欺騙的事，隱瞞買草料的錢，報應竟然在此時啊！」一時間眾馬嘶鳴不已。

又另一馬說：「我們都由養馬人轉生的，死了才知道苦，還活著的人不知情啊！真叫人嘆息啊！」眾馬又低聲嘶鳴不已。

一馬說：「冥卒說，你一妻二女都淫濫，還偷盜你偷來的錢財，送給所愛之人，所以你的罪衍才能折半。」

一馬說：「果然，罪有輕重，那個姜七投胎當了豬，身受屠宰割肉，我們還比他好。」

汲潤礎忍不住咳嗽了一聲，遂無馬再說人語了。此後他常說這個故事給養馬人聽，以為戒鑑。

惡言傷人

我有一個侍姬，從來不曾出言傷人，也從來不口出惡言，更不曾惡聲咒罵喝叱。是她自己說的，她親見自己的祖母愛罵人，出口就傷人，要不然就是咒罵喝叱，舉凡百事物、家人，都挨過罵，或是被她惡聲惡氣的詛罵。

她那愛罵人的祖母到老都沒病痛，可是忽然舌頭潰爛，一直爛到喉嚨，飲食、說話都不能了！痛苦了很多天才死。

神譴

有一個人在家，偶然晚起，呼叫妻妾都不來，問小婢女，他的妻妾兩人去哪裡了？

小婢女說：「她倆人隨者一個少年人出去，往南方走了。」

那男子隨即取刀向南追去，欲將妻妾，連同那少年人砍殺！

那少年人忽然不見了！

有個穿紅色袈裟的老僧，一手托鉢、一手振錫杖，將男子的大刀隔開，還說：

「你還不醒悟嗎？你利心太重，伎忌心太重，機巧心太重，終不覺醒。」

鬼神最忌隱惡，才使你兩個妻妾作這種事，為的就是要警醒你！她倆人何罪之有？你還要殺她們？」

老僧說完話，也隨即隱沒不見。

男子默然，引著妻妾回家。兩個婦人都說：

「那少年初不相識，也不是相悅，只是自己忽然惘惘然，像在作夢，就隨他而去。」

鄰家的熟人也說：「若說兩婦人與人淫奔，那是個面生的少年人，素不相識、更不可能相悅，女人豈肯隨他去？況且淫奔之人，必定要避開熟人，哪有白天公然一起走了？還慢慢走，容你追殺？」

這真是神譴啊！不能不信。然而他人也不明白或說清楚，那個男子到底做過什麼樣的惡行，這才是真正的隱惡了。

前定

凡事都有前定？有時候還真是不得不相信啊！

戊子春，我為人題《蕃騎射獵圖》，寫道：

「白草粘天野獸肥，彎弧愛爾馬如飛。何當快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同年八月，我竟從軍，到了於西域。

又董文恪公曾為我繪作一幅《秋林覓句圖》。

我到了烏魯木齊之後，城西有大片深林，老木高聳入雲，橫亙數十里。前將軍伍彌泰築了一座亭子在樹林裡，題匾寫著「秀野」。散步其間，宛然如同行在《秋林覓句圖》的畫作之景中。

辛卯年，我才回到京城，因此，自題一絕句，曰：

「霜葉微黃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誰知早作西行讖，老木寒雲秀野亭。」

罪大惡極

河北南皮縣有一位醫生，醫術精湛，最擅長醫治瘍症，然而他卻是使用毒藥來醫治瘍病人，且收費很高，病人若毒發，還不肯付他高價，他就任由病人死去。因為他使用毒藥醫人之法詭秘，當時都無人知道，縱使病家找其他的醫生來治，也醫不好病人。

有一天，他的兒子被雷劈死了！到了現在，那個醫生還健在，只是已經無人敢找他治病了。

有人說，他殺人太多，雷怎麼不震死他，卻震死了他的兒子？天也罰錯人了！

然而，罪不至極，罰不至於死；惡大惡極，殃及後世，大雷震死了他的兒子，是要告訴世人，罪大惡極者，禍延子孫啊！

牆倒

安中寬說過，以前康熙朝吳三桂叛，有個術士，專精六壬，占卜術很靈驗，想去投效吳三桂。

途中遇到另一個人，也說要去靠投三桂，因此兩人就同路共宿。到了晚上，那人睡在西牆下，術士就說：

「你不要睡那裡啊，這道牆，亥時該當倒塌，危險。」

那人就回答說：「你的占卜不精啊，這牆是要向外倒，不會向內倒塌的啊。」

到了夜晚，那道西牆真的倒了。

我說啊，這真是牽強附會之說，那人若真的能知道牆是向內、還是向外倒塌，怎會不知道吳三桂必敗呢？

因幻踏燈

有一位幻術高強的僧人，與吏部蘇次友好，不時到蘇家小住，他的幻術

出奇，且花樣繁多，自己也說，他是與呂道士拜同一師父。

他曾拿泥巴捏出一隻小豬，唸唸咒，那泥作的小豬漸漸會動，再唸個咒，小泥豬忽然尖叫出聲，繼續唸咒，泥豬真的跑跳起來了，像隻真正的小豬。他還拿給廚師宰殺，煮來給客人吃！只是味道不太好，等眾人吃完了，吃了泥豬的客人都嘔吐不止，吐出來的，竟然都是泥巴！

有個讀書人，因為下大雨也留宿在蘇家，晚上偷偷跑來問僧人，宋代《太平廣記》裡面記載，有術士咒瓦片拿給他人畫牆壁，那牆壁就能打開，人就能潛入女人的閨房中！僧人是否也能為他這樣做？

僧人回答說：「這個不難。」

於是他拿起一塊瓦片，咒誦良久，然後將瓦片給了那個士子，還告誡他說：「拿這個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千萬別說話，說話就不靈了。」

士人拿著瓦片一試，果然靈驗，牆壁果然洞開，他到了一處地方，見到他平日愛慕的女子，正要卸妝就寢。他嚴守僧人的告誡，都不敢說話，然後關上房門，爬上那女子的床上，真的和那女子歡愛起來，那女子也不推卸，事後兩人都累了，睡著了。

兩人忽然醒來，雙雙睜開眼睛一看！他自己竟睡在自己妻子的床上，而妻子正張眼瞪著他！這夫妻兩人互看著對方，竟出言質問對方，怎麼會這樣

子啊？此時那僧人竟跑出來數落那個士子。

「呂道士的一念之差，竊取貴人妾的生魂，他已經被大雷誅殺了，你更是連累我了？這小小幻術給你遊戲一次，幸好沒傷到盛德，你以後更不要萌生這種念想啊。」

僧人繼而嘆息了一聲，他又說了：

「就此一念，司命的神官已經登錄了，雖然也不會有太大的譴責，恐怕以後，對你的官祿名籍有妨礙了。」

那士人果然一生仕途蹭蹬不順，每每參加科考，再也不能上榜了，教訓來得太晚，他竟是一生到老，都不得盡意當官求富貴了。

胡維華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眾，圖謀不軌。聚眾的所在地，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離京師二百餘里；再由青縣、靜海一路蔓延，離天津二百餘里。

胡維華謀畫分兵兩路，想要出其不意，兩路軍同時抵達京師；其中一路先去佔據天津，搶掠海上舟船。若順利，則在天津的兵勇也能壯大；若不利，則可逃往天津，登上海船出海而去。

他才要部署偽官，編派人事，造反的事就泄露了。官軍大舉擒捕亂黨，團團將之包圍，還用火攻，亂黨都被殲滅，家族老少都不留一口了。

以前，胡維華之父是個財主，還喜歡救濟窮乏之人，也沒做什麼太大的惡事。鄰村有個老儒，名子叫張月坪，他生了一個豔麗的女兒，人稱國色，旁人見了都要心醉神迷。

然而張月坪為人端方，甚至有些迂闊固執，他認為自己的女兒，沒有賣給人為妾的理，還親自教女兒讀書。

張月坪的父母靈柩在遼東，不得返回，他老是內心傷懷。偶然向胡父說起，胡父即捐金給張月坪，好讓他去遼東扶柩歸葬，還贈他葬地。

張月坪的田內有無名橫屍，竟也成了他的罪過，官廳以謀殺罪關押審問他，胡父又百般為張申辯，張月坪才得以釋放。

一日，張月坪的妻子攜女回娘家，張月坪還有三個幼子，張月坪回家守門戶，妻女相約，過幾天就會返回了。

胡父居然暗中唆使人，半夜去張家閉鎖門戶，還放火焚燒房子，張家父子四人逃命無門，都被燒成焦屍。

胡父表面上驚悼，也代為收屍埋葬，日後還不時救濟張月坪的遺孀孤女，張家妻女往後，竟依附他，以為救命恩人。

若有人想要聘娶張家女，張妻必與胡父商量，胡父動輒使陰暗之法破壞，讓好事不成就，時間久了，胡父漸漸露出求取張女為妾的意思。

張妻感念胡父的恩惠，想要答應他，張女一開始並不願意，夜裡卻夢見父親張月坪來入夢。

父親說：「你若不去，我終究是不能伸展我的意志啊。」

張女接受命運的安排嫁給胡父。一年多以後，生了一子，就是胡維華，張女隨即病死。而胡維華長大後，竟然犯了滅族大罪，致使胡氏一族全部傾覆，無留下一人。

不共戴天

距離我家三四十里的地方，有個人凌虐自己家的僕人夫妻致死，還將被虐死的僕人夫妻所生之女納為己有。

女孩慧黠，經營他的飲食、服裝器具，事事都當心在意，凡百物都很有條理，體貼極了。凡是可以博得主人歡心之事，那女孩無不去做，甚至更好，與主人冶蕩狎昵，無所不至，順服極了。

眾人都竊竊議論，那女孩已經忘了父母被殺的仇恨了。

女孩蠱惑主人，時間久了，主人對女孩言聽計從，女孩則引導主人奢華

度日，破他的家產十之八九，又讒言離間其骨肉，他家門內，人人都互相仇恨，繼而不時推崇《水滸傳》裡的宋江、柴進等事，稱之為英雄，慫恿主人交通盜賊。果然，主人以殺人罪，犯了國法，被判斬刑！

行刑那日，女孩也不去刑場哭主人，而是一個人帶著酒，去父母的墓上祭奠，她對著父母親的墳頭說：

「父親、母親，你們常來我夢中魘我，意恨恨，我知道你們是想要擊死我，可是今天，你們知之否？」

人們才知道那女孩是忍辱，且蓄志報仇。

我說：「此女所作所為，不但人不能推測，鬼也不能推測，真是心機深重啊！然而若不以陰險論。《春秋》寫的原心，本就有不共戴天的人啊！」

原來有鬼

我在烏魯木齊的時候，有軍吏寫了文書數十張，捧著筆墨來請我分判，他說：「凡客死在這裡的人，其棺木回歸本籍，照例要給文書。否則，魂魄不得入關。」只因為這是行文於冥司，故不用朱砂筆寫判書，蓋印也是用墨色。

我看著那文章，寫的也太過鄙薄怪誕了吧，那文書上寫著：

「為給照事：照得某處某人，年若干歲，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處病故。今親屬搬柩歸籍，合行給照。為此牌仰沿路把守關隘鬼卒，即將該魂驗實放行，毋得勒索留滯，致干未便。」

我說：「這是胥役托詞要取錢，我要去請將軍除去這種怪例。」

十幾日以後，有人來告，城西的墟墓中有鬼哭，因為無牒文，棺柩不能回歸故土也，我斥責了那個人，認為他亂說虛妄之事。

又十幾日，又有人來告，鬼哭越來越近城了！我還是斥責如故；又過了十日，我居住的房子牆外面，有飄飄忽忽的哭聲，我還以為是胥役所偽裝。

過了幾天，那鬼哭聲到了我的窗外，當時月明如畫，我自起身四處尋視，實在沒有人啊。

同事御史觀成說了：「你所持的是理正，就算是將軍也不能否決。然鬼哭是實，大家都聽見了，不得文書牒照的鬼魂，實在也怨恨你。何不試著給他們執照，就算是堵住讒慝之口。倘若鬼哭如故，則你更有話說了！」

我是勉從其議，當夜居然就寂然無聲，絲毫沒聽見鬼哭聲。

又軍吏宋吉祿在印房，忽暈眩仆倒在地，過了許久才甦醒，他說，見到自己的母親來。不久，臺軍送來官牒，都是軍人們的家書，打開一看，竟是哈密報吉祿之母來探視兒子，不幸在旅途上死了。

天下事無奇不有，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儒生們卻只是講論常理。我曾作《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其中一首寫道：

「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未聞。」即是描寫此二事也。

駱賓王

范蘅洲說，以前他渡錢塘江時，有一僧也上了渡船，自行安排坐具，錫杖倚著帆檣，他則是靠著木竿趺坐，也不和他問訊。對他說話呢，他也是隨口漫應著，眼睛還目視他處也不看著他，神情散漫毫不在意。

蘅洲怪這僧人這樣傲慢，也不再與他說話了。

一陣西風吹過，又大又急，蘅洲心有所感，偶得二句詩，他唸著：

「白浪簸船頭，行人怯石尤。」下聯還沒想好，於是將首兩句吟哦數四。

僧忽然閉目微吟，他唸著：「如何紅袖女，尚倚最高樓。」

蘅洲竟不知道他唸的句子有何所指？再問僧人，那僧人仍不回答。

船靠岸了，船家正忙著繫纜，蘅洲抬頭一見，恰有一少女站在樓上，正是穿著紅袖衫，蘅洲大驚！再三詰問僧人。

僧人說：：「偶然望見罷了。」

然而剛才才坐在渡船上，四周是煙水淼茫，遠處則是廬舍遮映，實在沒有望見紅袖少女之理。蘅洲懷疑那僧人是先知，才要作禮揖拜，僧人則已振錫而去。蘅洲愕然，只覺得那僧人高深莫測，他說：「又是一個駱賓王啊！」

桑有神

河北清苑縣張鉞，到河南鄭州做官之時，署衙裡有老桑樹，樹幹粗大，雙手合抱還不夠，當地人都說這桑樹棲有神物，他聽了嫌惡，要砍掉。

當天夜裡，他的女兒在燈下看見一個小綠人，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濃綠，小綠人厲聲的說：「你父親太蠻橫了，姑且示警於你！」

女孩驚呼！奶媽婢女都跑來了，但是女孩的神情已經癡了。後來也吃了不少太僕仙丹符水，仍然不久人世，女孩兒死了。

驅厲鬼，毀淫祠，正是狄仁傑、范仲淹之輩做的事，如果德行不足以勝之之人想做法，沒有不失敗的。

凶宅

錢文敏說：「天之禍福，實在不同於君王的賞罰，鬼神之鑒察，也不會像官吏審判一樣，天與人所做出的審判是不會相同。」

有個官員，寫了一篇彈劾自己的文章呈給長官，他寫道：

『我立身潔淨自愛無玷汙，做官也有考績，然而我這裡的大門和人走過的方位都面向凶方，營建之日也犯凶日，我有罪，應當貶官罰之。』

所司部會的長官要答允？還是駁回？

同一位官員又寫了一篇自薦文，他寫道：

『我立身並不完美，多有微瑕，也不知道如何當官，然而我這裡的大門和途徑都向著吉方，營建那日正值大吉之日，這樣有功，應當升等再換個地方去做官。』

所司部會的長官要答允？還是駁回？

官吏駁回的，會是因為相信了鬼神之說嗎？還是相信了陽宅風水之說呢？我始終不以為然。

這個兩篇公文所說的事太明顯了，若真要議論起來，真是叫人無言。

然而所見所聞的確真的有凶宅，京師不遠處有座給孤寺，寺外道路的南邊有一宅子，我就曾經去看過五次；粉坊琉璃街底，北邊有一座宅子，我也曾經去看過七次。

給孤寺之宅，丞學曹閩住過，他們家才搬進去，就有兩個僕人一夕暴亡，他們害怕極了，又搬走了；

粉坊琉璃街的宅子，教授邵大生也住過，往往大白天，也會見到變異現象，他卻毅然住著也不害怕，最後他竟死在那座宅子裡，這又是什麼道理啊？

劉墉說過：「找福地要慎重，看日子要循禮，哪有什麼吉凶，聖人就從不占卜？現在的術士恐怕都不知道吧。」

我也認為這是持平的說法。

女杏

河北滄州潘班，善書畫，自稱黃葉道人。曾經夜宿友人的書房裡，他聽見牆壁裡有人小聲的對他說話。

她說：「君今晚無留人共寢，我出來陪你吧。」

潘班大駭！連夜搬了出來。

友人說：「這間書房，早就有這種怪事了，那是一個溫柔體貼的女子，不要怕啊。」

後來友人把這件事偷偷告訴親近的人，也細說了他所見之事，他說：

「潘班將終生不得名位富貴？我書房裡的那個女子啊，也不是鬼，更不是狐，也不知是什麼來歷？若遇粗俗的人，她不出來，若遇富貴之人，她也

不出，惟有遇見失意的才士，她才肯出來陪睡。」

後潘班果然終生坎坷，不得意而死。

過了十餘年，忽然在夜裡聽見書房中有啜泣聲。

第二天，大風折倒庭院中的一株老杏樹，書房怪事就不再發生了。

我外祖張雪峰先生曾戲說：「此怪大佳，她的眼光和見識，竟是在富貴人家之上。」

貞鬼

光祿侍郎陳楓崖說過一個故事，康熙中，上海楓涇有一個太學生，為了讀書，搬離家裡，單獨住到外面的房子。

他見草間有片石，已經斷裂剝蝕，僅存數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寫的碣語。書生本就好事又好奇，他知道那女子的墳墓必在附近，時常拿茶水、茗果放在石上，還自作輕薄的詞句祝禱。

過了一年多，他居然看見有一美麗的女子，獨步菜畦間，只見她手執野花，看著他，一笑！

書生快步走向女子，兩人目挑眉語，真是眉目傳情啊！

兩人相引，才走入籬笆後灌木叢之間，女子端然凝立，直視書生，若有

所思，女子忽然舉起手，打了自己一巴掌！

女子說：「一百多年來，我心如古井，差一點就被蕩子所動啊？」

她跺腳頓足，奄然而滅，這才知道，她就是寫碣語的墓中之鬼啊。

修撰蔡季實說了：「以前人說，蓋棺論定，聽了這個故事，才知道，蓋棺猶難論定啊。那女子本是貞魂，一念之差，差點失足。」

朱熹的詩寫道：「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意思就是說，世間上沒有比人的欲望更危險了，有多少人，在欲望之前過不去？過不去的，就要誤了一生！還是寬恕她吧！

艷色瘖鬼

孝廉王金英說，江寧有一書生，宿在老家的廢園中。

月夜有艷女窺窗，他心知那若不是鬼就是狐怪，然而書生愛她的姣好容顏、美麗身影，也不覺得害怕恐懼，竟然招手，叫她入室！

一人一鬼遂宛轉相就，歡愛起來了！然而自始至終，那女鬼始終不說話，問她也不回答，惟有嘴角含笑，眼目流盼而已。

就這樣，一人一鬼歡愛過了一個多月，書生都問不出緣故。

一日，書生非要女鬼說清楚不可，捉著她，不肯讓她走，女鬼乃取紙筆

寫字，她寫下：

「妾是前代明朝某位翰林的侍姬，不幸早死。因為前生，用巧語說家裡人的壞話，使得那翰林一家，夫妻、子弟不和，骨肉如同水火不相容，死後被冥司譴責，罰為啞巴鬼。」

「已經沉淪二百多年，你若能替我抄寫《金剛經》十部，我得以借仗佛力，超脫拔出苦海，我願意世世銜環，報答你啊。」

書生依照女鬼的要求抄經，當他寫完十部《金剛經》之日，那女鬼又來找書生，一拜再拜，仍取過紙筆寫字，她寫下：

「藉金剛經懺悔之力，我已經脫離鬼道。然而前生罪孽深重，僅能帶業往生，還須三世作啞婦，才能說話。」

第一卷 灤陽消夏錄一

第一卷 灤陽消夏錄一

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于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簽度架而已，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云爾。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豬，見鄰叟輒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叟初甚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世無不可解之冤。」乃以善價贖得，送佛寺為長生豬，後再見之，弭耳昵就，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真，有巴西李衍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騏驥。豈伊本馴良，道力消其鷲。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無為多畏忌。」可為此事作解也。

滄州劉士玉孝廉，有書室為狐所據。白晝與人對話，擲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盛陳人妖異路之理，忽簷際朗言曰：「公為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狽而歸，咄咄不怡者數日。

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於對話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真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斂避，況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唯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

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渺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螢螢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唯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囁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斥之，鬼大笑而去。

東光李又聃先生嘗至宛平相國廢園中，見廊下有詩二首，其一曰：「颯颯西風吹破櫺，蕭蕭秋草滿空庭。月光穿漏飛簷角，照見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疏星幾點明，銀河時有片雲行。憑欄坐聽譙樓鼓，數到連敲第五聲。」墨痕慘淡，殆不類人書。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夢人贈一扇，上有三絕句曰：「曾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內並馬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金屈戍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蕭鼓瑟瑟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涼洲；春風荳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語多難解。後亦卒無徵驗，莫明其故。

平定王孝廉執信，嘗隨父宦榆林，夜宿野寺經閣下，聞閣上有人絮語，似是論詩。竊訝此間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諦聽之，終不甚了了。後語聲漸出閣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彥謙詩格不高，然『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故是佳句。」其一曰：「僕嘗有句云：『陰磧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非親至關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沉邊氣無情碧，

河帶寒聲亙古秋。』自謂頗肖邊城日暮之狀。』相與吟賞者久之。寺鐘忽動，乃寂無聲。天曉起視，則扃鑰塵封。「山沉邊氣」一聯，後於任總鎮遺稿見之。總鎮名舉，出師金川時，百戰陣歿者也。「陰磧」一聯，終不知為誰語。即其精靈長在，得與任公同遊，亦決非常鬼矣。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為，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涼，忽隱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千古廟中。呂語諸惡少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眾共褫衣相鬪。俄雷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果不謬。呂大恚，欲提妻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褲，已隨風入河流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

散月明，滿村擘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遭回祿，無屋可棲，乃先期返。呂不知而遭此難。後妻夢呂來曰：「我業重，當永墮泥犁。緣生前事母尚盡孝，冥官檢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後夫不久至。善視新姑嫜，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屋上跳擲數回，奮然去。

獻縣周氏僕周虎，為狐所媚，二十餘年如伉儷，嘗語僕曰：「吾煉形已四百餘年，過去生中，於汝有業緣當補。一日不滿，即一日不得生天。緣盡，吾當去耳。」一日，颯然自喜，又泫然自悲，語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緣盡當別，已為君相一婦，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備禮。自是狎昵嫵婉，逾於平日，恒形影不離。

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別，虎怪其先期，狐泣曰：「業緣一日不可減，亦一日不可增。惟遲早則隨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緣，為再一相會地也。」越數年，果再至，歡洽三日而後去。臨行嗚咽曰：「從此終天訣矣。」陳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餘，惜福者當如是。」劉季箴則曰：「三日後終須一別，何必暫留？此狐煉形四百年，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臨事者不當如是。」余謂二公之言，各明一義，各有當也。

獻縣令明晨，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儒學門斗有五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斗返報，明為悚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

「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為帆腳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跡。昔在會城，李公曾話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鄰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無利己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為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 heart 計，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閹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並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身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蹶蹶，鋒稜頓減。王徐顧笑曰：「怪

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帶。」促命即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曖，鬼神皆得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然乎？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狀。突狂電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脅而出，其夫亦為雷燄燔燒，背到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顧婦屍泣曰：「我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燈掩淚而已，何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一也。

無雲和尚，不知何許人。康熙中掛單河間資勝寺，終日默坐，與語亦不答。一日，忽登禪牀，以界尺拍案一聲，泊然化去。視案上有偈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

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於楊。

寧波吳生，好作北里游。後昵一狐女，時相幽會。然仍出入青樓間。一日，狐女請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見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應念而至，不逾於黃金買笑乎？」試之，果頃刻換形，與真無二。遂不復外出。嘗語狐女曰：「眠花藉柳，實慳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終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聲色之娛，本雷光石火。豈特吾肖某某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豈特某某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來，名姬豔女皆幻化也。白楊綠草，黃土青山，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握雨攜雲，與埋香葬玉、《別鶴》《離鸞》，一曲伸臂頌耳。中間兩美相合，或以時刻計，或以日計，或以月計，或以年計，終有訣別之期。及其訣別，則數十年而散，與片刻暫遇而散者，同一懸崖撒手，轉瞬成空。倚翠偎紅，不皆恍

如春夢乎？即夙契原深，終身聚首，而朱顏不駐，白髮已侵，一人之身，非復舊態。則當時黛眉粉頰，亦謂之幻化可矣。何獨以妾肖某某為幻化也？」吳灑然有悟。後數歲，狐女辭去，吳竟絕跡於狎游。

交河汲孺愛，青縣張文甫，皆老儒也。並授徒於獻。嘗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間，去館稍遠，荒原闐寂，榛莽翳然。張心怖欲返，曰：「墟墓間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間何得有鬼？不聞阮瞻之論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釋氏之妖妄。」因闡發程朱二氣屈伸之理，疏通證明，詞條流暢。二人聽之皆首肯，共歎宋儒見理之真，遞相酬對，竟忘問姓名。適大車數輛遠遠至，牛鐸錚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無鬼之論，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談。今將別，謹以實告，毋訝相戲侮也。」

俯仰之頃，歎然已滅。是間絕少文士，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歟？

河間唐生，好戲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謂唐嘯子者是也。有塾師好講無鬼，嘗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語耳。」唐夜灑土其窗，而嗚嗚擊其戶。塾師駭問為誰，則曰：「我二氣之良能也。」塾師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達旦。次日委頓不起。朋友來問，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為，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拋擲瓦石，搖撼戶牖無虛夕。初尚以為唐再來，細察之，乃真魅。不勝其黴，竟棄館而去。蓋震懼之後，益以慚惡，其氣已餒，狐乘其餒而中之也。妖由人興，此之謂乎？

天津某孝廉，與數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輕薄。見柳蔭中少婦騎

驢過，欺其無伴，邀眾逐其後，嫚語調謔。少婦殊不答，鞭驢疾行。有兩三人先追及，少婦忽下驢軟語，意似相悅。俄某與三四人追及，審視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騎，是日亦無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訶之。妻嬉笑如故，某憤氣潮湧，奮掌欲擱其面。妻忽飛跨驢背，別換一形，以鞭指某數曰：「見他人之婦，則狎褻百端；見自己婦，則恚恨如是。爾讀聖賢書，一恕字尚不能解，何以掛名桂籍也！」數訖，逕行。某色如死灰，殆僵立道左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德州田白巖曰：「有額都統者，在滇黔間山行，見道士按一麗女於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額急揮騎馳及，遽格道士手，女噉然一聲，化火光飛去，道士頓足曰：『公敗吾事！此魅已媚殺百餘人，故捕誅之以除害。但取精已多，歲久通靈，斬其首則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縱之，又貽患無窮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

深山，不知澤麋林鹿，鬪其牙者幾許命也！」匣其匕首，恨恨渡溪去。「此貽白巖之寓言，即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吏，自以為陰功，人亦多稱為忠厚。而窮民之賣兒貼婦，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長者乎？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積，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間，有二吏持簿對算，其一曰：「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沉思間，其一曰：「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童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為誰，亦不知為誰銷算。俄有小妓翠雲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藥備至，比癒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陳雲亭舍人言，有臺灣驛使宿館舍，見豔女登牆下窺，叱索無所睹。夜半瑯然有聲，乃片瓦擲枕畔，叱問：「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聲曰：「公祿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懼于神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誤作驛卒之女，謀他日納為妾。人心一動，鬼神知之，以邪召邪，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報，公何怒焉？」驛使大愧，未及天曙，促裝去。

葉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晝對語，迫葉讓所居，擾攘戲侮，至杯盤自舞，几榻自行。葉告張真人，真人以委法官。先書一符，甫張而裂，次牒都城隍，亦無驗。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場七日。至三日狐猶詬詈，至四日乃婉詞請和。葉不欲與為難，亦祈不竟其事。真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聞格鬥碎，門窗破墮，薄暮尚未已，法官又檄他神相助，乃就擒，

以罌貯之，埋廣渠門外。余嘗問真人驅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於印，而符籙則掌於法官。真人如官長，法官如胥吏；真人非法官不能為符籙，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籙亦不靈。中間有驗有不驗，則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駁，不能一一必行耳。」此言頗近理。又問設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制伏否，曰：「譬大吏經行，劫盜自然避匿。倘或無知猖獗，突犯雙旌，雖手握兵符，徵調不及，一時亦無如之何。」此言亦頗篤實。然則一切神奇之說，皆附會也。

朱子穎運使言守泰安日，聞有士人到岱岳深處，忽人語出石壁中曰：「何處經香，豈有轉世人來耶？」剗然震響，石壁中開，貝闕瓊樓湧現峰頂。有耆儒冠帶下迎，士人駭愕，問：「此何地？」曰：「此經香閣也。」士人叩經香閣之義，曰：「其說長矣，請坐

講之。昔尼山刪定，垂教萬年。大義微言，遞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注，類能窺見先聖之心，又淳樸未漓，無植黨爭名之習，惟各傳師說，篤溯淵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為注疏十三部，先聖嘉焉。諸大儒慮新說日興，漸成絕學，建是閣以貯之。中為初本，以五色玉為函，尊聖教也；配以歷代官刊之本，以白玉為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則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時代，虔置斯閣，以蒼玉為函，獎汲古之勤也，皆東西面，並以珊瑚為簽，黃金作鎖鑰。東西兩廡，以沉檀為几，錦繡為茵，諸大儒之神，歲一來視，相與列坐於斯閣。後三楹則唐以前諸儒經義，帙以纂組，收為一庫。自是以外，雖著述等身，聲華蓋代，總聽其自貯名山，不得入此門一步焉。先聖之志也。諸書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發濃香，故題曰「經香」。

蓋一元斡運，二氣網緼，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聖人之心，與天地通。

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其精奧亦與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他人則否。世儒於此十三部，或焚膏繼晷，鑽仰終身，或鍛鍊苛求，百端掎擊，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耳。君四世前為刻工，曾手刊《周禮》半部，故餘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來。」因引使周覽閣廡，款以茗果。送別，曰：「君善自愛，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顧，唯萬峰插天，杳無人跡。案此事荒誕，殆尊漢學者之寓言。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由而知？概用詆誹，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說經起見也，特不

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易》自王弼

始變舊說，為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只今文古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勿議；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注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傅，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唯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贖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此種虛構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

曹司農竹虛言，其族兄自歙往揚州，途經友人家，時盛夏，延坐書屋，甚軒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強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如夾紙，入室後，漸開展作

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曹笑曰：「猶是髮，但稍亂。」鬼技窮，倏然滅。及歸途再宿，夜半門隙又蠕動，甫露其首，輒唾曰：「又此敗興物耶？」竟不入。此與嵇中散事相類。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畏則心亂，心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全，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干。故記中散是事者，稱「神志湛然，鬼慚而去」。

董曲江言，默庵先生為總漕時，署有土神馬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謂土神于思老翁，不應擁豔婦，馬神年少，正為嘉耦。逕移女像於馬神祠，俄眩仆不知人。默庵先生聞其事，親禱移還，乃蘇。又聞河間學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訓導謂鬻宮不可塑婦人，乃別建一小祠遷焉，土神憑其幼孫語曰：「汝理雖正，而心則私，正欲廣汝宅耳，吾不服也。」訓導方侃侃談古禮，猝中

其隱，大駭，乃終任不敢居。是實二事相近，或曰：「訓導遷廟猶以禮，董瀆神甚矣，譴當重。」余謂董少年放誕耳，訓導內挾私心，使己有利，外假公義，使人無詞，微神發其陰謀，人尚以為能正祀典也。《春秋》誅心，訓導譴當重於董。

戲術皆手法捷耳。然亦實有搬運術。憶小時在外祖雪峰先生家，一術士置杯酒於案，舉掌捫之，杯陷入案中，口與案平，然捫案不見杯底。少選取出，案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舉魚膾一巨碗，拋擲空中不見，令其取回，則曰：「不能矣。在書室畫廚夾屨中，公等自取耳。」一時以竇從雜沓，書室多古器，已嚴扃。且夾屨高僅二寸，碗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碗置案上，換貯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換貯魚膾，藏夾屨中，是非搬運術乎？理所必無，事所或有，類如此。然實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魃，

盜取人物，不為異；能劾禁狐怪山魃者，亦不為異；既能劾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盜取人物，即可以代人取物，夫又何異焉？

舊僕莊壽言：「昔事某官，見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續至，皆契交也。其狀若密遞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駕遞出，至黃昏乃歸。車殆馬煩，不勝困憊。俄前二官又至，燈下或附耳，或點頭，或搖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議何事。漏下二鼓，我遙聞北窗外吃吃有笑聲，室中弗聞也。方疑惑間，忽又聞長歎一聲，曰：『何必如此？』始賓主皆驚，開窗急視，新雨後泥平如掌，絕無人跡，共疑為我囁語。俄時因戒勿竊聽，避立南檠外花架下，實未嘗睡，亦未嘗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鯉湖道中，有童子騎牛來，行甚速。

至丘前小立，朗吟曰：「來衝風雨來，去踏煙霞去。斜照萬峰青，是我還山路。」怪村豎哪得作此語，凝思欲問，則笠影出沒杉檜間，已距半里許矣。不知神仙遊戲，抑鄉塾小兒聞人誦而偶記也。

莆田林教諭霈，以臺灣俸滿北上。至涿州南，下車便旋。見破屋牆外，有磁鋒劃一詩曰：「驟網隊隊響銅鈴，清曉沖寒過驛亭。我自垂鞭玩殘雪，驢蹄緩踏亂山青。」款曰「羅洋山人」。讀訖，自語曰：「詩小有致，羅洋是何地耶？」屋內應曰：「其語似是湖廣人。」入視之，惟凝塵敗葉而已。自知遇鬼，惕然登車。恒鬱鬱不適，不久竟卒。

景州李露園基塙，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婿也。博雅工詩，需次日，夢中作一聯曰：「鸞翻嵒中散，蛾眉屈左徒。」醒而不能自解。

後得湖南一令，卒於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先祖母張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群婢患其盜肉，陰扼殺之。中一婢曰柳意，夢中恒見此犬來齧，睡輒囁語。太夫人知之，曰：「群婢共殺犬，何獨銜冤於柳意？此必柳意亦盜肉，不足服其心也。」考問果然。

福建汀州試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臨日，吏曰當詣樹拜。余謂木魅不為害，聽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當拜。樹枝葉森聳，隔屋數重可見。是夕月明，余步階上，仰見樹梢兩紅衣人，向余磬折拱揖，冉冉漸沒。呼幕友出視，尚見之。余次日詣樹各答以揖，為鐫一聯於祠門曰：「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此事亦頗異。袁子才嘗載此事於《新齊諧》，所記稍異，

蓋傳聞之誤也。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蘊田山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慍形於色。滿座為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視少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妮妮軟語，俄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備諸冶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凳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手曰不是，忽瞋目曰尚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

止。眾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凝坐，少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眾匿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即用此符，當時誤以為真仙，迂儒又以為妄語，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過往貴人妾魂，妾蘇後登車，識其路逕門戶，語貴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禮》所以禁怪民歟。

交河老儒汲潤礎，雍正乙卯鄉試。晚至石門橋，客舍皆滿。唯一小屋，窗臨馬櫪，無肯居者，姑解裝焉。群馬跳踉，夜不得寐。人靜後，忽聞馬語。汲愛觀雜書，先記宋人說部中有堰下牛語事，知非鬼魅，屏息聽之。一馬曰：「今日方知忍饑之苦，生前所欺隱草豆錢，意在何處。」一馬曰：「我輩多由閻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為太息。」眾馬皆嗚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

王五何以得為犬？」一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並淫濫，盡盜其錢與所歡，當罪之半矣。」一馬曰：「信然，罪有輕重，姜七墮豕，身受屠割，更我輩不若也。」汲忽輕嗽，語遂寂。汲恒舉以戒圍人。

余一侍姬，平生不嘗出詈語。自云親見其祖母善詈，後了無疾病，忽舌爛至喉，飲食言語皆不能，宛轉數日而死。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問小婢，云：「並隨一少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將駢斬之，少年忽不見。有老僧衣紅袈裟，一手托鉢一手振錫杖，格其刀，曰：「汝尚不悟耶？汝利心太重，伎忌心太重，機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終不覺。鬼神忌隱惡，故判是二婦，使作此以報汝。彼何罪焉？」言訖亦隱。生默然引歸。二婦

云：「少年初不相識，亦未相悅，忽惘然如夢，隨之去。」鄰里亦曰：「二婦非淫奔者，又素不相得，豈肯隨一人？且淫奔必避人，豈有白晝公行，緩步待追者耶？」其為神譴，信矣，然終不能名其惡，真隱惡哉。

事皆前定，豈不信然。戊子春，余為人題《蕃騎射獵圖》，曰：「白草粘天野獸肥，彎弧愛爾馬如飛。何當快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是年八月，竟從軍於西域。又董文恪公嘗為余作《秋林覓句圖》。余至烏魯木齊，城西有深林，老木參雲，彌亙數十里。前將軍伍公彌泰建一亭於中，題曰「秀野」。散步其間，宛然前畫之景。辛卯還京，因自題一絕句，曰：「霜葉微黃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誰知早作西行讖，老木寒雲秀野亭。」

南皮瘍醫某，藝頗精，然好陰用毒藥，勒索重貲，不饜所欲，則必死。蓋其術詭秘，他醫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無敢延之者矣。或謂某殺人至多，天何不殛某身而殛其子，有佚罰焉。夫罪不至極，刑不及孥；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禍延後嗣也。

安中寬言，昔吳三桂之叛，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牆下，術士曰：「君勿眠此，此牆亥刻當圮。」其人曰：「君術未深，牆向外圮，非向內圮也。」至夜果然。余謂此附會之談也。是人能知牆之內外圮，不知三桂之必敗乎？

有僧游交河蘇吏部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

師。嘗搏泥為豕，咒之漸蠕動，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訖，客皆作嘔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授人，劃壁立開，可潛至人閨閣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散矣。」士試之，壁果開，至一處，見所慕方卸妝就寢，守僧戒不敢語，逕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歡洽倦而酣睡。忽開目，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誅，君更累我耶？小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萌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譴，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蹭蹬，晚得一訓導，竟終於寒甑。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眾謀不軌，所居由大城、文安

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青縣、靜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分兵為二，其一出不意，並程抵京師；其一據天津，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壯趨；不利則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偽官，事已泄。官軍擒捕，圍而火攻之，髻鬣不遺。初維華之父雄於貲，喜周窮乏，亦未為大惡。鄰村老儒張月坪有女豔麗，殆稱國色，見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為妾理，乃延之教讀。月坪父母柩在遼東，不得返，恒戚戚。偶言及，即捐金使扶歸，且贈以葬地；月坪田內有橫屍，其仇也，官以謀殺勘，又為百計申辯得釋。一日，月坪妻攜女歸寧，三子並幼，月坪歸家守門戶，約數日返。乃陰使其黨，夜鍵戶而焚其廬，父子四人並燼。陽為驚悼，代營喪葬，且時周其妻女，竟依以為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與謀，輒陰沮使不就，久之漸露求女為妾意。妻感其惠，欲許之，女初不願，夜夢其父曰：「汝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華，女

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

又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僕夫婦死而納其女者。女故慧黠，經營其飲食服用，事事當意。又凡可博其歡者，冶蕩狎昵，無所不至。皆竊議其忘仇。蠱惑既深，惟其言是聽。女始則導之奢華，破其產十之七八。又讒間其骨肉，使門以內如寇仇。繼乃時說《水滸傳》宋江柴進等事，稱為英雄，慫恿之交通盜賊，卒以殺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陰攜卮酒，酬其父母墓曰：「父母恒夢中魘我，意恨恨似欲擊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報復。曰：「此女所為，非惟人不測，鬼亦不測也，機深哉！然而不以陰險論。《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紙，捧墨筆請判曰：「凡客死

於此者，其棺歸籍，例給牒。否則魂不得入關。」以行於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視其文，鄙誕殊甚。曰：「為給照事：照得某處某人，年若干歲，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處病故。今親屬搬柩歸籍，合行給照。為此牌仰沿路把守關隘鬼卒，即將該魂驗實放行，毋得勒索留滯，致干未便。」余曰：「此胥役托詞取錢耳，啟將軍除其例。」旬日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無牒不能歸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又近城，斥之如故；越旬日，余所居牆外，颼颼有聲，余尚以為胥役所偽；越數日，聲至窗外，時月明如晝，自起尋視，實無一人。同事觀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雖將軍不能奪也。然鬼哭實共聞，不得照者，實亦怨公。盍試一給之，姑間執讒慝之口。倘鬼哭如故，則公亦有詞矣。」勉從其議。是夜寂然。又軍吏宋吉祿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蘇云，見其母至。俄臺軍以官牒呈，啟視則哈密報吉祿之母來視子，卒於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

儒生論其常耳。余嘗作《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未聞。」即此二事也。

范蘅洲言，昔渡錢塘江，有一僧附舟，逕置坐具，倚檣竿，不相問訊。與之語，口漫應，目視他處，神意殊不屬。蘅洲怪其傲，亦不再言。時西風過急，蘅洲偶得二句，曰：「白浪簸船頭，行人怯石尤。」下聯未屬，吟哦數四。僧忽閉目微吟曰：「如何紅袖女，尚倚最高樓。」蘅洲不省所云，再與語，仍不答。比繫纜，恰一少女立樓上，正著紅袖，乃大驚，再三致詰。曰：「偶望見耳。」然煙水淼茫，廬舍遮映，實無望見理。疑其前知，欲作禮，則已振錫去。蘅洲惘然莫測，曰：「此又一駱賓王矣。」

清苑張公鉞，官河南鄭州時，署有老桑樹，合抱不交，云棲神物，惡而伐之。是夕其女燈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濃綠，厲聲曰：「爾父太橫，姑示警於爾！」驚呼，媼婢至，神已癡矣。後歸戈太僕仙舟，不久下世。驅厲鬼，毀淫祠，正狄梁公、范文正公輩事，德苟不足以勝之，鮮不致敗。

錢文敏公曰：「天之禍福，不猶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凶日，罪當謫罰。』所司允乎駁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徑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遷擢。』所司又允乎駁乎？官吏所必駁，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之說，余終不謂然。此譬至明，以詰形象，亦無可置辯。然所見實有凶宅。京師斜對給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弔者五；粉坊琉璃街

極北道一宅，余行弔者七。給孤寺宅，曹宗承學閩嘗居之，甫移入，二僕一夕並暴亡，懼而遷去；粉坊琉璃街宅，邵教授大生嘗居之，白晝往往見變異，毅然不畏，竟歿其中。此又何理歟？劉文正公曰：「卜地見書，卜日見禮，苟無吉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持平之論矣。

滄州潘班，善書畫，自稱黃葉道人。嘗宿友人齋中，聞壁間小語曰：「君今夕無留人共寢，當出就君。」班大駭，移出。友人曰：「室舊有此怪，一婉孌女子，不為害也。」後友人私語所親曰：「潘君其終困青衿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審何物，遇粗俗人不出，遇富貴人亦不出，惟遇才士之淪落者，始一出薦枕耳。」後潘果坎壈以終。越十餘年，忽夜聞齋中啜泣聲。次日，大風折一老杏樹，其怪乃絕。外祖張雪峰先生嘗戲曰：「此怪大佳，其意識在綺羅人上。」

陳楓崖光祿言，康熙中楓涇一太學生，嘗讀書別業，見草間有片石，已斷裂剝蝕，僅存數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陳茗果於石上，而祝以狎詞。越一載餘，見麗女獨步菜畦間，手執野花，顧生一笑。生趨近其側，目挑眉語，方相引入籬後灌莽間，女凝立直視，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頰曰：「一百餘年心如古井，一旦乃為蕩子所動乎？」頓足數四，奄然而滅。方知即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實曰：「古稱蓋棺論定，於此事，知蓋棺猶難論定矣。是本貞魂，猶以一念之差，幾失故步。」晦庵先生詩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諒哉！

王孝廉金英言，江寧一書生，宿故家廢園中。月夜有豔女窺窗，心知非鬼即狐，愛其姣麗，亦不畏怖，招使入室，即宛轉相就。然始終無一語，問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已。如是月餘，莫喻其故。

一日，執而固問之，乃取筆作字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夭逝。因平生巧於讒構，使一門骨肉如水火，冥司見譴，罰為瘖鬼。已沉淪二百餘年，君能為書《金剛經》十部，得仗佛力，超拔苦海，則世世銜感矣。」書生如其所乞。寫竣之日，詣書生再拜，仍取筆作字曰：「藉金經懺悔，已脫鬼趣。然前生罪重，僅能帶業往生，尚須三世作啞婦，方能語也。」



經典古籍新編